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讀史彙編卷一百二十九

虞實建德侯亮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宋紀十一 起屠維大淵獻盡 闕逢執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兖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于高

平兖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

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己酉魏河南公伊敵卒

三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為王畿更以東揚州為揚州

徙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 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

闡為兖州刺史闡遵之子也 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

弟子推爲京兆王 竟陵王誕知上意思之亦潛爲之  
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  
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  
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  
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  
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  
城修乘輿灑物習唱警蹕道龍息懼私與伴侶言之誕  
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  
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啓  
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  
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

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閔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閔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閔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閔殺之明寶從閔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搃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

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齋  
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  
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  
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  
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  
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  
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  
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  
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愆  
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  
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

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  
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  
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  
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  
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  
慤至繞城曜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  
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  
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  
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  
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  
血以誓眾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王簿劉琨之爲中兵

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 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答



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  
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  
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妻子徙交  
州至宮亭湖復沈其男口 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  
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  
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  
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  
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  
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  
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

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  
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  
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  
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  
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濟陽范義  
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  
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  
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  
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  
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  
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

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  
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  
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  
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  
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  
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  
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  
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出  
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  
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  
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

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宗越治軍嚴善爲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辛未大赦 丙子以丹楊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 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魏主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爲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即位以舊地爲吉復

還故處帝又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乙亥上耕藉

田大赦 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寅立皇子子

勛爲晉安王子房爲尋陽王子瑱爲歷陽王子鸞爲襄陽

王 魏散騎侍郎馮闡來聘 二月魏衛將軍樂安王

良討河西叛胡 三月魏人寇北陰平朱提太守楊歸

子擊破之 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 夏

四月魏太后常氏殂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

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

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

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魏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 壬午魏主如河西 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十餘萬 庚午魏主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詔沈慶之討緣江蠻 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

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  
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十一月魏散騎侍郎盧度  
世等來聘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  
嘗與之樗蒲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上失  
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柔然  
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闕伯周為高昌王高  
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  
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  
色曲意祗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二月辛卯魏

王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遣使如魏 魏

王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辛巳還平城 夏

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

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

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新野庾深之

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深之及王師每禁之常

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王師屢責之伯超懼

說休茂曰王師密疏官過失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

茂曰為之柰何伯超曰唯有殺行事及王師舉兵自衛

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

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殺典籤楊慶於城



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  
佐吏上已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  
博士荀詵諫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已休茂  
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諮  
議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  
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克之斬暢之及同謀  
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  
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  
恭之秀之之弟也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  
使作啓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北中郎諮  
議參軍賜爵冠軍侯事尋泚伏誅以玄慶爲射聲校尉

上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  
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  
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採  
知上旨復上表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  
禁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爲不可乃止上畋遊無度嘗  
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啓信或虛執不奉旨  
須墨敕乃開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劾郅君章邪對  
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  
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俟豐登各  
以其秩祭之於是群祀之廢者皆復其舊 秋七月戊

寅魏王立其弟小新成爲濟陽王加征東大將軍鎮平  
原天賜爲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萬壽爲樂浪  
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洛侯爲廣平王 壬午魏主  
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爲永嘉  
王子眞爲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  
固讓司空柳元景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  
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元景在從公之上慶之  
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  
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夕攜子孫  
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  
遊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

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甲戌移南豫州治于  
湖丁丑以潁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  
太子妃何氏卒謚曰獻妃 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爲  
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  
左僕射右僕射劉秀之爲雍州刺史 乙卯以新安王  
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  
冠諸子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及爲南徐  
州割吳郡以屬之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刺史以山  
陰令張岱爲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爲  
廣州豫章王子尚爲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南兖州岱歷  
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

相失或謂岱曰王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子鸞為南徐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岱永之弟也 魏貞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 魏廣平王洛侯卒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甲戌制民戶歲輸布四匹是歲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 辛卯上初祀五

帝於明堂大赦 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揚州秀才顧灑  
對策曰源清則流絜神聖則刑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  
速於草偃上覽之惡其諒也投策於地 二月乙卯復  
百官祿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爲邵陵王 初侍中  
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上謂懷  
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侍中王  
彧言次稱竣卽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顏師伯以白  
上上益不悅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  
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  
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  
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怕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先

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  
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  
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  
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  
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事畢遣還以  
女病求申期至是猶未發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  
懷文賣宅欲還東上聞之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賜懷文  
死懷文三子澹淵冲行哭爲懷文請命見者傷之柳元  
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  
下速正其罪上竟殺之夏四月淑儀彫氏卒追拜貴  
妃謚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頗廢政事五

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 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  
劉延孫卒 庚午魏主如陰山 魏石樓胡賀略孫反  
長安鎮將陸眞討平之 魏主命眞城長蛇鎮氏豪仇傳  
檀反眞討平之 卒城而還 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  
乙未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 是日卒 謚曰孝 初晉  
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並不果行 至是  
上使有司奏曰 儒灑枝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 厥  
猷靡爽 唯浮圖爲教 反經提傳 拘文蔽道 在末彌扇 夫  
佛以謙儉自牧 忠虔爲道 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  
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 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  
比當盡虔禮敬之容 依其本俗 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



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  
爲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爲右僕射僧朗或之父也  
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  
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  
立廟 魏貞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 辛巳加尚  
書令柳元景司空 壬寅魏主還平城 南徐州從事  
史范陽祖沖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踈舛猶多更造新  
曆以爲舊灋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  
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  
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  
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

灋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灋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  
爲始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

七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  
軍顏師伯爲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  
訐以爲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  
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  
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彫貴妃謚曰懷上以爲不  
盡美甚銜之它日與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  
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  
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二月甲寅上南巡豫南充二州丁卯校獵於烏江  
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 夏四月甲子  
詔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者皆先上  
須報違犯者以殺人論 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  
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豐內發  
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 戊辰以左民尚書蔡興宗左  
衛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粲淑之兄子也上好狎侮群  
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  
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齷其餘短  
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  
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寵一崑

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  
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媠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  
蔡尚書常免眊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  
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  
可謂能負荷矣 壬寅魏主如陰山 六月戊辰以秦  
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德願懷愼之子也上旣葬  
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  
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  
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  
咽極悲佗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決志曰我爾  
日自哭亡妾耳上爲人機警言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  
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  
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  
錦繡壁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  
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  
繩拂侍中袁顓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  
舍公得此已爲過矣顓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  
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產爲臨賀王 丙寅魏主暉于  
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 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癸亥以東海  
王楫爲司空 己巳上校獵姑孰 魏負外散騎常侍

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  
甲寅大赦 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  
康

八年春正月丁亥魏王丘其弟雲爲任城王 戊子以  
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夏閏五月壬寅太宰義  
恭領太尉 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  
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  
醒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  
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遺詔太  
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充州刺史

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  
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  
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是日太  
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纒綬  
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  
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甲子詔復以太宰

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

南兖州 六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秋七月己亥以晉

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 柔然虜羅可汗卒子予成立

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辛丑魏

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

祭天衆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丙午葬  
孝武皇帝于景寧陵廟號世祖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  
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  
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  
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  
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  
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瀆興巢尚之等雖  
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瀆興等專制朝  
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  
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



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  
論朝政義恭性恆撓阿順灋興與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  
戰懼無荅興宗每奏選事灋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  
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王上諒闇不親萬  
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  
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灋興皆惡之左  
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丙辰  
追立何妃曰獻皇后 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  
灋興等惡王玄謨剛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為南徐州刺  
史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  
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已丑太

后殂 九月辛丑魏王還平城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  
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  
寧陵 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以揚州為  
東揚州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是歲青  
州移治東陽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  
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東方諸郡連歲  
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七

新

史

記

讀史彙纂傳讀學韻數齋議奏集賢殿撰撰舉書高宗禮堂國朝國朝書

食實隋舊案卷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宋紀十二

旃蒙大荒落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 丙申

魏大赦 二月丁丑魏主如樓煩宮 自孝建以來民

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

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謂之

耒子 三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高宗

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顯祖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茲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乙渾所爲多不灑麗數爭之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己酉魏以渾爲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爲司空殿中尚

書順陽公郁謀誅乙渾渾殺之 壬子魏以淮南王它  
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 六月魏開酒禁  
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楊尹 秋七  
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  
皆決於渾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  
及戴灋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歿帝年漸長欲有所爲  
灋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  
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灋興常加裁減願  
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  
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灋興爲真天子官爲贗天子且官  
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

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  
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  
遂發詔免灋興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灋興  
興死解巢尚之舍人負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  
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  
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  
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  
海內輻湊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  
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  
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  
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

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  
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  
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  
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  
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  
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  
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  
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  
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  
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  
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

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  
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  
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  
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  
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顓盛稱太子好學  
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群公欲引進  
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  
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  
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  
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  
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廢帝待之益厚群臣莫



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示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鬚鼻如何不鬚立召畫工令鬚之以建安王休仁爲雍州刺史湘東王或爲南豫州刺史

皆留不遣 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

書令乙亥以始興公沈慶之爲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徵

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 魏葬文成皇帝

于金陵廟號高宗 九月癸巳帝如湖熟戊戌還建康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賜子鸞

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

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初金紫光祿大

夫謝莊爲殷貴妃誅曰贊軌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鉤

弋夫人欲殺之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

足爲困莊生長富貴今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

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徐州刺史義陽王昶素爲世祖

所惡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廢帝常謂左  
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昶使典籤遽  
灋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帝謂灋生曰義陽與太宰謀  
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  
反何故不啓灋生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  
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  
灋生至彭城昶即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皆不受命斬  
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  
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  
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  
吏部尚書袁顓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愾待遇頓衰使

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顓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顓爲  
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顓舅蔡興宗謂之曰  
襄陽星惡何可往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  
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  
子頊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  
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顓  
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  
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  
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栢文之功豈  
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  
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

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  
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顓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  
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顓  
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  
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戊午  
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 沈慶之復啓聽民私  
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  
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縱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  
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  
貨不行 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 帝舅東陽太守王

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已卯藻下  
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  
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  
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  
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  
貴嬪爲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  
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  
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暝於帝  
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  
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  
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

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  
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  
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  
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  
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  
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  
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  
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  
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  
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  
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

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  
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  
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  
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  
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  
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  
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  
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  
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  
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  
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



一門受其寵任万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  
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  
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  
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  
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  
之從父兄子直問將軍收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收  
之以被擄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  
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  
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  
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  
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

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爲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灋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灋榮至興宗所興宗謂灋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灋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怕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灋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灋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搯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

之建康拘於殿內歐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或  
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  
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  
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  
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或  
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  
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  
劉暉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或  
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  
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

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  
之丁未曠妾生子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  
一級帝又以太祖卅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  
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  
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  
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  
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  
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群公卿士  
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  
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録事

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  
軍領中兵摠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  
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  
並爲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  
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  
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竒  
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  
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  
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議參  
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  
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

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敏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  
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  
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  
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收  
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  
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顧憚  
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  
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主衣會稽  
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  
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  
以立后故假諸王闈人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

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王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

閤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  
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  
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  
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  
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  
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  
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  
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任主今已平定  
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  
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  
跌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王衣以白帽代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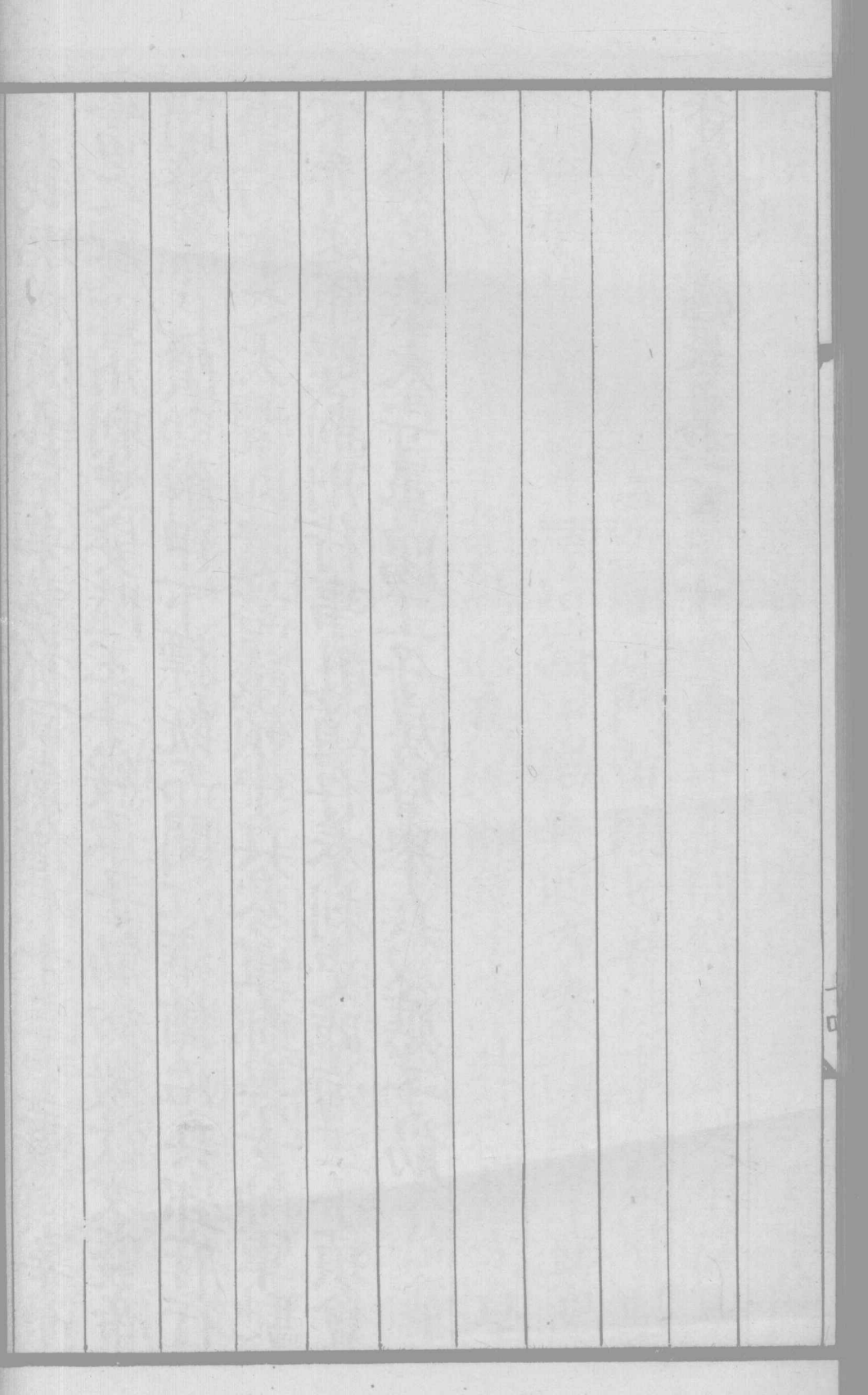
備羽儀雖未卽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  
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  
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  
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  
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  
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  
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  
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  
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旣弒  
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侍郎  
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

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  
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  
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  
史 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丙寅湘東王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  
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  
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  
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  
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  
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

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  
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 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  
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曇首  
爲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  
太后陵曰崇寧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  
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  
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有司奏路太  
后宜即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爲崇憲  
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爲皇  
后后景文之妹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緹環錢餘皆通  
用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

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  
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  
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  
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  
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  
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  
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  
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  
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  
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

于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  
當之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  
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旣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  
事苟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  
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瑱會  
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音聲 兼俞木 寺讀 學朝 敷議 養集 賢類 纂要 爲書 禮記 國史 國史

資治通鑑纂要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宋紀十三

柔兆 郭祥 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癸巳徵

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

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

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

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

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

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

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瑱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顓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



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虬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說覲以建康

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

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  
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  
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  
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  
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  
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  
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  
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右軍參軍杜  
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  
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  
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

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賊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  
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  
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  
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  
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表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  
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上使宄從僕射垣榮祖  
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  
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  
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  
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兗州  
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殷孝祖入

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  
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滿刻主上夷凶  
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  
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  
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  
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  
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  
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  
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  
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  
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

觀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國將求輔彭球巴陵王休叔威將軍廣陵  
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彭球巴陵王休叔威將軍廣陵  
呂安國等諸軍西督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劭辛堂頗中堂頗王休叔威將軍廣陵  
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劭辛堂頗中堂頗王休叔威將軍廣陵  
曾孫也丙午上親擁兵出頓中堂頗王休叔威將軍廣陵  
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無響應不從纂鍾之  
勢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勢殺孝祖衆  
行兖州事衆勢從之安都之郡安都薛安城彭城廣龍秦其厚初上遣東平軍假節督前  
鋒諸軍入至遣向虎撫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  
禁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

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  
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  
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  
故 壬子路太后殂 孔覲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  
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  
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  
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  
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  
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  
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  
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

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  
議者以嘉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  
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  
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  
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  
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  
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  
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  
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  
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  
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



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弃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多所誅殺安遠將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爲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彝之子丕列帝之玄孫也太后臨朝

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漁陽高閭及賈秀共參  
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  
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  
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  
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  
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  
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  
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弃城走遂克晉陵  
吳喜軍至義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  
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  
不遠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

引兵向吳郡顧琛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  
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  
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以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左僕射  
侍中褚淵爲吏部尚書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瑛王曇  
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  
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  
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虞  
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奔嶠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  
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  
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瑛殺之庚辰嶠山民縛  
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瑛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

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將軍劉劭進軍小岷劭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白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采妾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

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勦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勦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采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勦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弊得乎三月庚寅

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  
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  
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  
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  
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  
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  
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  
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  
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  
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

相與勗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北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

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  
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  
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  
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  
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  
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  
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  
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薛索兒將馬步  
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  
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



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  
宥之貶爵爲松滋侯 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爲大尉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  
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  
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  
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朝奉請壽陽  
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玠琰西拒常珍奇乙  
巳以黑爲司州刺史 玠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  
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劭帥衆軍並進去順  
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  
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

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列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勦營旣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壬子斷新錢專用古  
錢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出劉胡求  
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  
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  
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  
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  
戰胡衆大敗捨糧弃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  
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  
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  
紹宗單舸奔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

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  
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  
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顓下尋陽顓悉雍州之衆馳  
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  
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  
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  
壬午以僧暲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  
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  
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  
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  
士政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

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任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劬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旣與劬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劬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關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劬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

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  
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  
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  
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  
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  
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  
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弃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  
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  
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  
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  
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

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庾戍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甲寅葬昭太后於脩寧陵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傳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

無面求活勔迭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顓  
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顓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  
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  
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  
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  
未至軍士匱乏就顓借襄陽之資顓不許曰都下兩宅  
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  
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  
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  
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

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卅  
子曠爲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栢康擔  
曠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曠族人蕭欣  
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曠南康相沈肅之帥  
將吏追曠曠與戰擒之曠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  
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沅五  
郡以坊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襄  
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  
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  
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  
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



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微弱

不能自立弃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費

欣壽至巴東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

欣壽斬之叔兒遂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治中程法度

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使以聞秋

七月丁酉以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諸軍與袁

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

上派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

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

退疑阻中派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

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湫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

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  
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虬引兵來助殷琰劉劭  
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  
孟虬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  
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  
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  
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  
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  
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  
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  
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

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顓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顓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

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  
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  
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表顛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  
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虯進至弋陽  
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虯走向義陽  
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虯走死蠻  
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  
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閔擊之閔閔之弟道標安都之  
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  
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閉門自  
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甲寅復以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列等聞龐孟虬敗並開門出降張興  
世旣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  
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長  
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  
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  
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  
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  
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  
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  
馳還謂顓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  
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

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隋園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  
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  
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  
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  
斛錢布數十舫暨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  
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  
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顓營悉虜其資實  
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  
胡營胡不能制袁顓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  
陰謀遁去己卯誑顓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  
下大雷餘運令顓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顓去徑趣梅

根先令薛常寶辨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  
至夜顓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少子所誤呼取常所  
乘善馬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  
安王休仁勒兵入顓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顓  
顓走至鵲頭與戍王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  
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  
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  
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顓首詣  
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  
已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顓已  
降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

停據盜城誓死不貳乃於汧外夜趨沔口鄧琬聞胡去  
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  
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悵後戒之若聞索酒  
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  
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  
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  
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  
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  
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  
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  
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



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  
太守費羣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  
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  
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  
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  
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劼兒向雍州孫  
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  
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  
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  
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瑱以降  
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

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訢崇之子也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

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  
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祗義欣之子也 劉劭圍壽陽垣闕攻合肥俱未下劭

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  
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  
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鞞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  
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劭擢廣之  
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  
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劭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  
世祖爲東海太守 沈靈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熙  
太守閻湛之弃城走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

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劼豫章太守殷  
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  
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  
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  
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  
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擲之所宥亦已多矣  
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  
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  
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  
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  
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

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  
自救 戊寅立皇子昱爲太子 薛安都以其子爲質  
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  
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  
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  
都爲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  
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  
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  
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劭不與之同遣  
使來請降上以衆劭爲兗州刺史衆劭子元賓在建康  
先坐它罪誅衆劭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

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劭請降  
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劭悔恨數日不食元長  
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托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竒  
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  
曰今珍竒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  
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  
嬉戲羲曰觀珍竒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  
設備其夕珍竒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羲  
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  
建安王陸馘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馘悉免之  
新民乃悅 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

原蕩隨才銓用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  
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  
爲詔諭玠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  
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  
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  
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  
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  
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琰曰今日之  
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  
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建使  
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

詳說勛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  
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  
勛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勛意丙寅琰帥將  
佐面縛出降勛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  
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  
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  
府而卒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費欣  
壽敗沒程法度不得前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  
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過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  
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  
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



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  
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  
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  
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蜂起  
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號二十萬  
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  
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  
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  
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既至上  
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是歲僑立兗州治淮陰徐州治

鍾離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鬱洲鬱洲在海中周數百  
里累石爲城高八九尺虛置郡縣茆民無幾張永沈  
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  
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  
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  
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  
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和之不果發安都  
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  
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  
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